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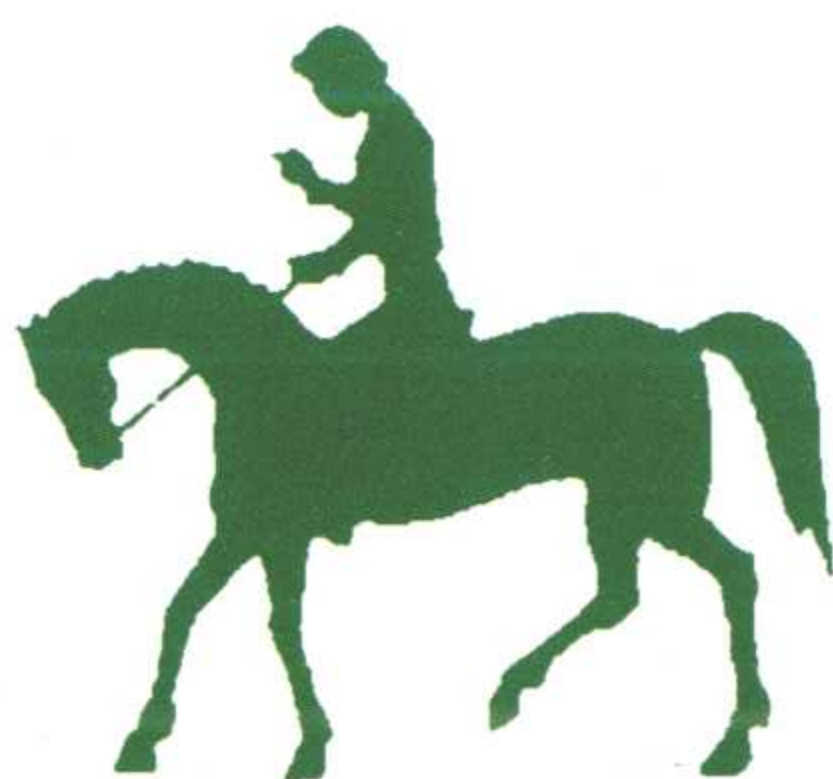
美妙的瞬间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著
谷羽 译



普希金诗选

A. Pushkin



美妙的瞬间

普希金诗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著

谷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妙的瞬间：普希金诗选／(俄)普希金 著；谷羽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
(诗歌俄罗斯)
ISBN 978 - 7 - 5495 - 4691 - 6

I. ①美… II. ①普… ②谷…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6300 号

出品人：刘广汉
丛书主持：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850mm × 1 168mm 1/32

印张：8.75 字数：80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俄罗斯文学的核心毫无疑问是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等诗人的经典诗作,每一个俄罗斯人都会背诵几首。自孩提时代聆听妈妈朗读开始,直到暮年晚霞时刻,诗人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一代代人走人生之路。在俄罗斯坎坷不平的历史进程中,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恰是诗人表现出深邃的智慧与先觉之明,把同代人的思想、向往与诉求放声表达出来。俄罗斯诗歌所特有的哲理性、情感性和敏锐的公民意识使其远远超越美学价值范畴,早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本序为编者特邀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彼得大帝学术与艺术学院院士、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弗拉基米尔·阿格诺索夫教授为“诗歌俄罗斯”丛书而作,并由其夫人李英男教授译出,特此致谢!

然而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诗歌知之甚少。如果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获得了可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相媲美的荣耀,那么俄罗斯诗歌却刚刚被西方少数文学爱好者所认知。乍一看,很费解,其实原因很简单:诗歌翻译比散文翻译难度更大,不但需要高超的外语水平,还要具备一定的诗才,方能较好地完成。一般认为,诗歌译者本人应该是诗人。

在这方面,中国的读者是很幸运的。或许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诗歌大国,对诗歌有特殊的爱好和崇敬之感,诗歌翻译一向被视作崇高事业。众所周知,俄罗斯诗歌与俄罗斯小说同步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从事诗歌翻译的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大家:瞿秋白、郭沫若、戈宝权……他们的接力棒后来又传给下一代杰出的翻译家:查良铮、赵洵、高莽、顾蕴璞、谷羽、刘文飞、郑体武……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由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社会环境,当时尤其吸引读者的是俄罗斯诗人酷爱自由、敢于向当权者挑战的勇气。普希金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使者,作为“革命诗人”、“自由歌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自由颂》、《致大海》等充满浪漫情怀的诗歌鼓舞着人们闯过了战争与革命的岁月。据悉,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译成中文,而且有不少是多次重译。现在新译作还不断问世出版,普希金的作品对几代诗人(如公刘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觉得这一

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交流史上构成一种奇观。

二十世纪末,俄中两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人们去重新审视过去,对文学文化有了新的需求和进一步的认知。我注意到,如今使中国读者着迷的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革命性、社会性。俄罗斯诗人善于观察景物,捕捉大自然之美,通过自然景象发现哲理、感悟妙不可言的宇宙奥秘,这与中国诗歌“触景生情”的传统颇为相近。难怪近几年,像费特、丘特切夫等抒情诗人引发了中国译者的兴趣,中国诗坛也涌现出不少与之遥相呼应的新作。

我听说,阿克梅派的诗歌如今也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其实,八十年代,当白银时代文学在俄罗斯掀起一股热潮时,白银时代一些杰出的诗作已经译成汉语,在中国文坛上找到了许多知音和崇拜者。2012年我有幸参加杭州大运河国际诗歌节,结识了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在交谈中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熟读过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他们还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俄罗斯诗歌由衷的热爱,使我深为感动。不少中国当代诗人(如王家新、高莽、吉狄马加等)把诗作献给普希金、叶赛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联想,形成了颇有意义的中俄诗歌跨时空对话。

总而言之,俄罗斯诗歌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不少诗人和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

何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的文学交流传统,使新一代广大读者继续阅读了解、懂得欣赏俄罗斯诗作。让人欣慰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勇敢应对时代的挑战,大胆推出“诗歌俄罗斯”丛书,并即将出版普希金、费特、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等四部诗选。译者是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学者谷羽教授。据悉,正着手编辑的还有莱蒙托夫、丘特切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施塔姆等诗选。这样就基本上可以将俄罗斯诗歌宝库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瑰宝奉献给读者。唯一使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听说有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的计划。琢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过去俄中研究者惯于用政治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位伟大诗人,俄罗斯学界近几年才放弃了这种研究角度,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不单单有《列宁》、《好》等革命诗作,而且还著有一系列感情十分细腻的抒情诗;不仅有激昂乐观的高调,也有洞察二十世纪悲剧的忧患心理。作为抒情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完全可以与帕斯捷尔纳克平起平坐。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对丛书译者、编者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敬佩和感激。在经济效益起主导作用的氛围下,愿意从事诗歌翻译出版工作的必定是有胆识、有热心的人。祝愿你们一帆风顺,顺利完成这一重大出版项目!



2014年2月16日

说不尽的普希金(译序)

普希金和他的诗歌,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翻开俄罗斯文学史,你会看到普希金拥有许多辉煌的头衔,比如“俄罗斯诗坛的太阳”,“现代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等等,这些都是后世的评论家、学者、教授们的说法。他们推崇诗人普希金的才华,充分肯定普希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们这样说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不过,这些赞美之词,都是诗人身后姗姗来迟的荣耀。

普希金健在的时候,其实生活得并不顺利,反倒是历经坎坷,屡遭苦难。他十一岁离开父母,在皇村中学读书,其间有欢乐也有烦恼;中学毕业后,诗人进入外交部担任

译员,不久就因为创作《自由颂》、《乡村》等诗篇引起沙皇震怒,因而遭受惩罚,刚刚二十岁就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受上司监管,不得自由行动;二十四岁时,又因得罪南方总督沃隆佐夫,被沙皇下令解除公职,再度流放,囚禁在北方普斯科夫省偏僻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克,受当地官员和教会的双重监视。

看看普希金怎么样进行自我评价,对我们了解诗人的个性或许有所启发。1814年,十五岁的少年诗人用法语写了一首诗,题为《我的肖像》,其中有这样的诗行:

自从在课堂里面上课,
小小年纪我就很顽皮;
人不笨,说话不胆怯,
不扭捏也不故作谦虚。

.....

我爱看芭蕾也爱看戏,
假如能更加坦率地说,
倘若我不在皇村学习,
我的爱好肯定会更多。

.....

向来淘气的一个顽童,
相貌与猴子有些相像,

过于轻浮,不知稳重,
普希金就是这般模样。

普希金的外曾祖父是黑人,因此他有黑人血统,皮肤微黑,头发卷曲,嘴唇很厚,性格冲动,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就是“猴子”。对此他倒坦然接受,并不忌讳。1815年,普希金还用调侃的文字写成了短诗《我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一生快乐,
陪伴着年轻的缪斯、懒散和爱神;
没做过什么好事,不过老实说,
他从心眼里倒是个好人。

显然,追求快乐,钟情于诗歌创作,喜欢谈情说爱是普希金与生俱来的天性。然而,他的秉性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了矛盾,沙皇统治下的专制农奴制社会,只有沙皇和贵族能享受自由,诗人追求个性自由,同情受奴役的人民,抨击“王位上的罪恶”,自然引起当权者的愤恨与报复,从而接连遭受迫害,颠沛流离也就在所难免。然而,诗人不改初衷,毕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写于1836年的《纪念碑》仿佛是对平生的最后总结:

我将受到人民的爱戴并且爱得长久，
因为是我的竖琴激发出美好的感情，
因为是我在严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呼吁对受难者^①予以宽容。

毕生保持善良情感，在严酷的时代歌颂自由，为惨遭镇压的十二月党人呼吁宽容，这的确是普希金的历史功勋。十二月党人以他们的行动向专制政体宣战，普希金则以自己的诗歌为朋友呐喊助威：

趁胸中燃烧自由之火，
趁心灵为正义而跳动，
朋友，让我们为了祖国，
奉献出满腔美丽的激情！

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镇压以后，五名领袖被处以绞刑，一百多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普希金仍然冒着危险写了《寄西伯利亚》、《寄普欣》，坚信他的歌声能穿越幽暗的铁门，给朋友们带去鼓舞与安慰，希望他们坚持“高昂的耐性”，坚信“枷锁定会脱落”，“监狱将土崩瓦解”，往日的

① 此处指十二月党人。

战士,将重获自由。在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权利的斗争中,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成了俄罗斯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被俄罗斯人视为历久不衰的战歌。

诚然,歌颂自由,只是普希金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内容。普希金以优美动听的语言赞美爱情,像《致凯恩》、《酒神之歌》、《护身符》、《圣母》,都是爱情诗当中的名篇。诗人一生珍惜同学与朋友的情谊,《给恰达耶夫》、《给普欣》堪称赞美友情的杰作。对农奴出身的保姆罗季昂诺夫娜,普希金终生怀着感激的深情,《冬天的黄昏》、《给奶妈》,是诗人真挚情感的最好见证。此外,《生命的驿车》阐发了人生的哲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揭示了智慧而豁达的处世态度,《先知》、《致诗人》和《回声》刻画了诗人肩负的使命及其面临的困境,《我又造访了》则寄希望于未来的“陌生一代”。

普希金的抒情诗为什么能引起世世代代读者的心理共鸣?其奥妙何在呢?他的诗歌作品究竟有哪些艺术特色呢?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诗人关注社会人生,敢于针砭时弊,善于从现实生活汲取素材,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其次,诗人既善于在继承中创新,又善于在借鉴中开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明朗、坚实、从容。是他扩展了诗歌题材的领域,使诗的疆域更趋宽广,是他把俄罗斯诗歌从贵族沙龙中解放出来,走

向平民百姓。另外，普希金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质朴、优美；诗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便于诵读，因而也便于流传。诗人高度重视诗歌的音乐性与艺术性，在体裁、格律和音韵等方面勇于探索。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普希金才把俄罗斯诗歌创作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果戈理在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曾得到普希金无私的指点和帮助，他所写的小说《死魂灵》、剧本《钦差大臣》，都是普希金为他提供的素材。因此他对普希金怀着终生景仰与感激之情。他对诗人的评价既生动又深刻：

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事实上，我们的诗人当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就像在一部辞典里一样，包含着我国语言的一切财富、力量和灵活性。他比任何人都更多更远地扩大了我国语言的疆界，更多地显示了它的全部疆域。普希金是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俄国精神的唯一现象：他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俄国人，这样的人说不定两百年以后才能再出现一个。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灵魂、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凸

镜的镜面上一样。

普希金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尽管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但绝没有后来那样受到普遍的推崇与重视,真正认识普希金诗歌的文学价值,应当归功于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正是凭借别林斯基精辟独到、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广大读者才认识到普希金及其诗歌是文学中的无价瑰宝。这里不妨引用这位评论家的一段文字,看他如何评析诗人的情感及其作用:

普希金每首诗的基本情感,就其自身说,都是优美的、雅致的、娴熟的;它不仅是人的情感,而且是作为艺术家的人的情感。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因素。由此看来,阅读普希金的作品是培育人的最好的方法,对于青年男女有特别的益处。在教育青年人的感情方面,没有一个俄国诗人能比得上普希金。

果戈理和别林斯基——都不愧是诗人普希金的艺术知音!他们的见解对于今天的读者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拥有数不胜数的读者,他的作品

还被翻译成一百多种外语版本,拥有众多的国外读者。显然,普希金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世界性大诗人。普希金在中国同样是最受欢迎的外国诗人。我国一位学者,号称“天府藏书家”的戴天恩先生,自费出版了《百年书影》(四川天地出版社,2005),其中收集了自1903到2000年我国出版的普希金译作影印封面及内容简介,译作竟多达130种180册,光《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有十种译本。翻译普希金诗歌、小说、剧本、童话的中国翻译家多达上百人,这是任何一个外国诗人都难以企及的文学现象,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奇观!

我从上大学时接触普希金的诗,就喜欢他的作品。1988至1989年,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亲身体验了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尊崇与挚爱,从而对诗人愈加敬佩。回国后抓紧时间翻译普希金的抒情诗,译作先后被收入《普希金七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普希金全集(八卷)》(浙江文艺出版社)。独自翻译的《普希金爱情诗全编》、《普希金童话诗》也相继出版。

普希金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严谨的格律诗,我在翻译的时候,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除了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意象,高度重视原作的形式,尽力再现其节奏感和音韵特色,把音乐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在严谨中追求自然,让译

文读起来音调和谐,朗朗上口。

多年喜爱普希金,翻译普希金诗歌,得到很多师长前辈的提携与关爱,感谢曹中德老师,带我阅读普希金,理解普希金,感谢顾蕴璞先生对我的帮助和鼓励,特别感谢高莽先生,是他带领我参与《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翻译工作,从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陈训明先生、冯春先生对我的译作都曾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有一点需要格外说明,这本书的所有插图都出自俄罗斯画家纳西布林之手,他是我在俄罗斯进修期间结识的一位朋友。我去普斯科夫州米哈伊洛夫斯克普希金故居访问,就在他的别墅里住了两天。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本手工制作的小书《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纳西布林绘制图画,我手抄刻印了自己翻译的这首诗的汉语译文。一共印制了五百册。纳西布林跟我说:“谷羽,我不能给你稿酬,给你普希金作品的插图,表达一点心意吧。你回国出版普希金的诗歌译作,或许派得上用场。”

我非常喜欢这位画家的作品,这些独具风格的图画,为普希金的作品增添了俄罗斯的民族风采。我在这里要对这位画家朋友遥致敬意。

1999年是普希金诞辰200周年。10月27日晚,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长叶戈罗夫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为中国

艺术家、学者、教授、翻译家颁发荣誉证书和普希金纪念奖章，以表彰他们为中俄文化交流，特别是翻译、研究与介绍普希金所作出的贡献。我有幸成为获奖者之一。当时写了《金色的秋天》这首诗表达激动的心情：

亚历山大·普希金是太阳——
是俄罗斯诗坛灿烂的太阳，
他永远照耀俄罗斯旷原，
也使整个大地变得明亮。

中国北方平原有棵大树，
无数的叶子长在树上。
有片小小树叶觉得幸福，
因为它听见了美妙的歌声，
因为它看见了北方的太阳。

秋天，万千树叶渐渐枯黄，
但小小的叶子并不忧伤，
它在心里说道：黄颜色
使人联想起金灿灿的阳光。

小小的叶子知道：普希金